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挫敗」、「歧視」與「控訴」的永續言說：北海道愛努族人的第四世界參與

Persistent Discourse on Inferiority, Discrimination and Accusation: On Participating in the Fourth World of the Ainu People

doi:10.6752/JCS.201209_(15).0025

文化研究, (15), 2012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5), 2012

作者/Author：謝世忠(Shih-Chung Hsieh)

頁數/Page：432-45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2/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209_\(15\).0025](http://dx.doi.org/10.6752/JCS.201209_(15).002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田野筆記

《文化研究》第十五期（2012年秋季）：432-453

「挫敗」、「歧視」與「控訴」的永續言說： 北海道愛努族人的第四世界參與*

Persistent Discourse on Inferiority, Discrimination and Accusation: On Participating in the Fourth World of the Ainu People

謝世忠

Shih-Chung Hsieh

一、前言

日本政府於2008年6月6日應國會要求，正式承認傳統上以北海道為最主要居住地的愛努人(Ainu)為先住民族（按：其他分布地還包括今俄國庫頁島與千島群島，惟今前者已無族人社區存在，而後者據信尚有部分同族居民）（圖1）。但是，在近代史上，日本人或一般通稱的「和人」(Wajin)，自早於明治政府之前盤踞北海道南部的松前藩開始，即與愛努有密切接觸，距今至少二、三百年。在此一延續大約7至12個世代不具國家法定先住民或少數民族地位的漫長歲月裡，愛努曾被稱為「舊土人」，並於1899年訂立專門法律（即《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一直到1997年改用《愛努文化振興與愛努傳統知識普及與啓發法》（俗稱《愛努新法》）為止。而一般認為足以代表北海道該族的社團機構於1946年成立之時，係以「愛努協會」(Ainu Kyokai/

* 本研究過程中，承北海道愛努族與和人朋友多所指導，深表感謝。另外，特約研究助理森若裕子小姐（Ms. Moriwaka Hiroko /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碩士〔1997〕）長期田野在地協助，勞苦功高，至為感激。筆者專任研究助理郭欣諭小姐負責北海道田野回來的資料整理，內子李莎莉女士和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楊鈴慧同學幫忙部分文書處理，博士班研究生李慧慧(Aho Batu)同學多次協力製作愛努主題相關演講power point，同等謝忱。另外，文章原稿曾於2012年3月22日假日本立命館大學敬學館舉行之由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與立命館大學合辦的「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國際會議上宣讀，並提交中日文稿各一，日文版即由森若裕子小姐翻譯。

Association)為名，惟到了1961年卻棄己稱而換成「同胞／兄弟協會」(Utari Kyokai)，直到2010年才又回復愛努協會原名。此等族群名稱的變換使用歷程，實已十足反映了愛努民族史中的艱困寫照。《朝日新聞》記者於2008年6月7日報導前一天國會議決消息時，即提到1961年改名係受到入會成員普遍心理壓力所致（神元敦司與稻垣直人 2008）。筆者田野中，也無數次聽到愛努族人提及長期以來對「愛努」一稱的高度敏感。更有許多在地友人警告，在北海道，絕不可以貿然提出「請問，你是愛努族嗎？」之類的問話，那是非常禁忌的對話語彙。

愛努族人處於近100年的「舊土人」名下，以及使用一陣子自我族稱，卻又趕快主動揚棄的情境中，顯然絕大多數族人始終面臨極大外在壓力與飽受內在不安的煎熬。筆者2007年中開始對愛努產生學術興趣，直至今日（編按：本文於2012年完成）已足5年，任何時刻只要稍稍進入與愛努族人的交談，對方往往很快就會告知自己及全族人過去如何受到歧視，甚至表達出「愛努」一詞所具的深度污名意涵，以致多少族人避之唯恐不及。一位族人表示，「愛努」一詞發音和日語的「狗」很接近，因此，在中小學校裡，人數非常有限的愛努學生，常會被譏笑作弄。另一名中年女性族人提到，某日她女兒哭著返家，訴說保健衛生檢查時，露出背部，卻遭同學抓拉長長背毛，並取笑和熊隻一樣。教育界退休的長輩報導者無奈地說，只要大眾溫泉澡堂有一愛努人光顧，所有日本人全跑光，因他們覺得骯髒。凡此種種均是當年協會不得不放棄「愛努」稱名的緣由。當然，形式上不再受到污名族稱(stigmatized ethnonym)的困擾，或可能即是一種心理解放，但，實際生活中，困擾之處仍無時不在。

《舊土人保護法》在協會自「愛努」改名「同胞／兄弟」之後，仍存在30多年（即1961至1997年），意指過去「生活落後」的土人，尚存在於北海道，因此，由於姓氏、長相、體質特徵、以及出生地等因素，而很可能被人直接懷疑其愛奴身分的驚懼敏感，對一大部分難脫其擾的道民（例如，生活於白老、平取、登別、旭川、十勝等幾個過去愛努大庄內的現生居民）而言，始終是夢魘難處。這些年來，不斷聽聞多位研究參與者（報導人）講述心境壓力故事，令人印象深刻。

不過，族群處境景況縱使極不理想，愛努族人在過去日子裡，仍

見不少致力於向外發聲，期望將己族遭遇訴之於世者。在本文中，筆者擬描述愛努族人從「前先住民時期」（1899年《舊土人保護法》經1997年《愛努新法》實行以迄2008年）四年前轉至「先住民時代」（2008-）之正式與非正式對外關係，其中尤能發現他們對與國際原住民（按：日本漢字「先住民」與臺灣華文「原住民」同義，本文在一般敘述時使用「原住民」一稱，而遇著專論日本現象時，則採以「先住民」的原樣用詞）團體與個人連繫的渴望。國際原住民即是學界所稱的第四世界(The Fourth World)（見謝世忠 1990；Walker 1995: 326-365）。愛努族人邁向第四世界的舉動，無疑是該族在困境中得以繼續維繫認同的重要動力之一（按：日本學界尤其是人類學界，極少進行愛努族人參與第四世界的研究，一方面誠如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張展鴻〔Sidney C. H. Cheung, 2004〕所言，學者對已然失去太多傳統的愛努文化失去興趣，另外，研究者總是感受到族人對其不悅的眼光，因此，長久以來遲遲怯步不前。張展鴻認為，日本學人希望大家忘掉糟糕的過去，但，愛努人卻難棄心酸歷史。過去半個世紀，不少族人嚴厲責難學術研究倫理的欠缺，其中尤以北海道大學現存之數百具愛努族祖先人骨作為標本一事為最。當初日本體質人類學者為了進行研究，曾無限制使用之，引來不少抗議，最終校方才予以封存，族人也定期至現場膜拜）（圖2），以致雙方隔閡日深。2007年筆者來到北海道，委請北海道大學教授友人介紹一位愛努退休教師接受訪談，該名教師一口答應，讓該名日籍教授大感意外。畢竟，這在日本學者的經驗中，實在少見。其間涉及之複雜學術生態與文化政治課題，筆者日後將以另文專論之。總之，筆者為文，對已入21世紀相當時間的世界原住民現狀，或可提供些許分析解釋的意見。

二、「第四世界」人類學與國際原住民價值

第四世界(The Fourth World)是國際原住民的總體稱名，先是70年代由北美印第安原住民族群運動領袖喬治·曼紐(George Manuel)所倡議，隨後則為不少學界人士使用（謝世忠 1990）。無論研究目的為何，舉凡專論當代國族—國家(nation-state)境內原住民政治地

airiti

位景況（如Dyck〔1985〕所論之加拿大原住民爭取第一民族〔the First People〕位階的過程）或僅是一般族群生活情形介紹（如Walker〔1995〕泛稱大陸東南亞北部山區非主體泰語系各族群的文化變遷與適應國家政策情形），「第四世界」一詞，均可能為學者順勢採用引申。第四世界與第一、二、三世界的不同，就在於後者三體系均具獨立國家性質，而前者則一來無國家實質內容，二來又均是另三個世界各國境內被充分治理的非主體族群。人類學參與第四世界研究已有相當時間。首先，不少學者注意到各種原住民組織之實質力量(real power)與空洞外殼(illusory image)兩個極端情景出現的情形(Hodgson 2002a)。其次，原住民被侵權的種種事跡以及「苦難」紀錄，是另一受到關注的課題(Asch 1987[1982]; Feit 1987[1982])。而基於上述認知所發起的社會運動，尤其是激進性或甚至「戰鬥性」特質明顯的原住民行動，亦是一被不斷延續討論的對象(Lee & Hurlich 1987[1982]; Dombrowski 2002; Sylvain 2002)。此外，包括原住民自身提出的第四世界論述，以及各項學術旨趣的相關分析在內，總脫離不了「原住民傳統」(indigenous tradition)、「原始性」(primitiveness)、「原住民族屬性」(indigeneity)及「保存與發展原住民文化」(preservation of indigenous culture)的宣示或說明(Gordon 1992; Deborah & Errington 1991; Price 1989; Schorow 2001)。不過，「原住民傳統」或「原住民文化」等詞句，或許朗朗上口，但詢問其具體內涵，卻也常難倒包括原住民在內的許多人。此一現象亦引起了注意。

原住民籍各類作家在特定國家地區如臺灣和北美洲明顯地活躍（臺灣如孫大川、浦忠成、瓦歷斯·諾幹、夏曼·藍波安、林志興、霍斯陸曼·伐伐、田雅各、黃貴潮、奧威尼·卡露斯、溫奇、伐楚古、阿道·巴辣夫等等；北美洲如Wendy Fontenelle、Skawennati Tricia Fragnito、Rosita Worl等等），但在某些地方卻也極端地少見族人的相關書寫發表。日本北海道愛努族即是一例（日本文評家和光大學村井紀教授就曾在紀念《愛努新法》頒布十年的報刊短文中表示，愛努籍小說家基本上只有上西晴治一人〔村井紀2007〕），此等現象緣由，亦值得細論。不過，原住民在某些地區（如北美洲〔Dyck 1993; Scott 1993〕、臺灣〔謝世忠 1987, 1989〕、太平洋一

帶〔Poyer 1990〕)或許外顯活躍,然而,主體社會的如何回應,可能才是影響族人下一步命運的關鍵重點,倘若只單向看到前者有限抗爭、少量論述、或堅持部分祭儀的顯外絢麗表現(如Richard Siddle〔1996: 17-49〕和Katarina Sjoberg〔1993〕在分析愛努族社會運動現況時,即以「國族主義」(nationalism)力量形容之的過分樂觀期待,或Jonathan Friedman 幾無根據地就直接相信愛努人已靠自己力量重建數座村落〔2002〕,而渾然不知當下北海道根本不存有任何一個自然村)(圖3),當會誤判原住民當下仍舊持續的困難處境。

人類學知識(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畢竟不同於多數原住民所宣稱之不證自明的「原住民價值」。後者促使了自我宣揚者和非原住民籍支持者,先是共同營造出一種幾近神聖化傳統原住民生活智慧價值信念,但卻也不約而同地趨近於以哀悼性言語,指出它在現世歷史上的落難經過。也就是,很神聖,但已然頹敗。筆者認為,由於各個國族—國家內部之原住族群的一般訴求內容極為接近,因此,彼此以之作爲跨國接觸往來基礎,往往很快就可建立一超越地界海域的特殊情分關係,進而形成一股類似世界性原住民運動火力集中的氣勢(謝世忠 1989, 1990; Hodgson 2002b)。人類學注意到此一運動氣勢的外形與內質,試圖從中分析該項原住民非傳統性集體力量(按:歷史上從未出現全球原住民共同行動的紀錄,近現代突現此類大區域跨境社會運動,無疑是對應當代國族—國家統治過程的反彈產物)作用發展的當代意義。本文的主要目標,即擬以愛努族的跨境跨國努力爲觀察對象,講述其參與第四世界的過程。

三、「前先住民期」的外探步伐

愛努人於2008年6月正式被承認爲日本的先住民族(按:雖然1997年啓用的《愛努新法》仍然繼續至今,但,單是先住民族地位被承認一事,已具相當意義,因此,筆者稱自此開始爲「先住民期」。詳見後文討論)。19世紀中葉明治政府乃至再往前推二百年以上的松前藩(Matsumae domain)統治時期,均強力貫徹原稱蝦夷地(Ezochi)後

來改名北海道(Hokkaido)之愛努原住民轉變成定居農耕生計的同化政策(Ohmuki-Tierney 1998: 31-51; Friedman 2002: 240-242)。包括《愛努新法》通過之後所成立的半官方組織「財團法人愛努文化振興・研究機構」以及位於白老町的財團法人愛努民族博物館在內，幾乎所有以愛努人為主體的機關出版品，都口徑一致地批評北海道「開拓」與禁止愛努傳統生活方式的不是，同時更指出歷史上三次(1457、1669、1789)與日本和人戰爭失敗的紀錄，接著便是無止盡的歧視(財團法人愛努文化振興・研究機構編 2008；財團法人愛努民族博物館編 2002〔1994〕)。筆者過去數年田野過程中，亦遇著許多族人在彼此交談的第一時間裡，便主動提到與上述文獻同等的內容。同化、戰敗與歧視似乎成了當今愛努人的共同口頭禪。共有的不幸經驗，很顯然成了族人認知自我，以及理解甚至圓說當下弱勢景況的基礎。

二次戰後以來，包括政府和一般平民在內的許多人，多認為北海道地區被習稱為「舊土人」的愛努，業已不復存在，或者頂多只是變成一非常邊陲，可有可無的弱小人群(Friedman ibid)。筆者於北海道認識的在地日本人，對愛努一無所知者，的確大有人在。但是，在此一漫漫尚未成為國家正式先住民族的「前先住民期」裡，愛努人縱使處於歷史文化挫敗與社會經濟歧視的環境中(cf. Ohmuki-Tierney 1998)，總是有人不間斷地設法與國際世界聯繫，以期尋求控訴己身不幸的情況。

聯合國1982年成立「原住族群工作組」(the Working Group o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WGIP)。1992年聯合國宣布翌年為世界原住民族國際年(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World's Indigenous People)，2007年9月7日更頒布《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聯合國的原住民組織及其幾項重要行事，均給予愛努族人相當的啓發。積極性高的族人，多會把握住機會，做出一定的回應。而該等回應，就是常保與國際原住民世界維持關係的最要機制。以北海道同胞／兄弟協會為例，自1987年起至2000年止，依該會公布的文件(社團法人北海道ウタリ協会編 2001)，協會領導階層即有13次繳交關及愛努人歷史文化挫敗與不理想生活現況的陳述意見給聯合國相關單位。其中送達「原住族群工作組」(WGIP)7次，「原住民族權利工作組」(WGRIP)5回，另有一次對象為「國際勞工

會議」(The International Labor Conference, ILC)。顯見1987年之後，愛努族人益見更積極的作為。「北海道同胞／兄弟協會」在國內採「同胞／兄弟」一詞取代「愛努」，以避揮之不去的深受歧視感受。然在英文會名上，仍保留Ainu Association，目地就為引來國際社會的目光。「同胞／兄弟協會」主旨服務族人權益，但卻飽受不少族人批評其與政府走得太近，以致很可能會失去民族主體立場。筆者田野情境所觸及之愛努研究參與者／報導人自然有協會的成員或同情者，但，站在反對立場的人，或很少參與協會相關活動者，絕不在少。不過，國內情形如此，而在國際場域上，它的變身Ainu Association仍可如上所列每年均以日英文雙軌，向聯合國提出愛努人權相關報告，足見雖有許多族人僅以社會福利或教育津貼補助功能，看待協會與族人間的關係（按：不少報導人表示，許多人在福利終止之年限日起，即很快的疏離協會），但，在國際上，協會則超越政府導向，全然以獨立原住民族名義發聲，其主訴內容與第四世界普同聲音一致。（圖4）

1987是重要的一年。當年8月同胞／兄弟協會理事長野村義一(Giichi Nomura)代表愛努人首次參與在瑞士日內瓦舉辦的聯合國WGIP會議，發表演說。自此以往，協會年年繳交陳義書給該工作組（1996年改送WGRIP）。每年文件內容與野村理事長演講主題前後銜接，未曾間斷。換句話說，固制化了的「歷史文化的徹底挫敗、族群人身的遭受歧視以及大力控訴並求復權」說法，亦即前文提到的同化、戰敗與歧視等三項口頭禪，長期以來，業已形成代表愛努族的表意論述或自我形象定義。日本始終忽略國內有原住民存在的事實。WGIP注意到此事，除了1987年之外，復於1992年12月主動邀請野村理事長至聯合國為翌年的世界原住民國際年作開幕演講。理事長慷慨激昂控訴日本政府的政策不公以及大社會對愛努的歧視。這是愛努族人連兩次於聯合國重要會議上，對國際世界公開陳述自我族群的不幸遭遇。截至目前，1987與1992的兩次演講，仍是愛努族人唯二的現身聯合國機會，深具象徵意義（竹內涉編著 2004）。它至少供族人們想像世界最大國際組織已然注意到了在遙遠東方之一從未被所屬國家承認的「準先住民族」。此外，正式應邀講演誠然重要，幾次族人代表對正在發生之具體事件向聯合國求援的個例，也不容忽視。例如，1988年愛努族籍國會議員

萱野茂(Shigeru Kayano) (圖5)，就直接將日本政府準備在愛努傳統區域二風谷建設水壩之事，狀告WGIP，引起廣泛注意。筆者在北海道訪問萱野議員公子時，也聽到其對父親該項舉動的肯定。

依筆者的看法，「挫敗」、「歧視」與「控訴」幾乎就是第四世界共同的經驗(謝世忠 1987, 1989)，因此，愛努族人多能掌握各項機會，於正式與非正式場合，設法引來第四世界成員的目光。換句話說，在「前先住民期」的多年間，族人除了敲門聯合國，亦未忘卻其他的第四世界接觸機會(山岸利男與山本修三編 1993 [1991])。例如，為了配合反對興建水壩，族人們於1989年8月在二風谷舉行包括有臺灣原住民代表參與的國際原住民會議(the International Indigenous People's Conference)，萱野茂議員蒞會講演，再次表達反對修建二風谷水壩。會後，所有國際原住民代表受邀至釧路參加傳統愛努大船下水典禮，象徵愛努文化與第四世界儀式性地接軌。1993年是世界原住民國際年，愛努積極行動者自然不會放棄機會。當年8月，族人們再次把來自加拿大、美國、菲律賓、瑞典等國的國際原住民代表，請至已具盛名之抗爭基地二風谷(圖6)，繼續討論原住民的未來。當時愛努族人渴望早早揚棄久為人所詬病的「舊土人保護法」，並立即制定新法。因此，各國貴賓也加入了建置新法的訴求遊行。至於在軟性族群文化交流方面，愛努族人不落人後，其中又以和臺灣原住民的接觸最為熱衷(謝世忠 2009)。例如，白老愛努民族博物館留有與臺灣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首任主任委員互訪的紀念文物與照片(圖7)。1998年愛努表演團體曾至蘭嶼，與當地雅美族相互觀摩彼此的頭髮舞(不著撰人 1998)，前者代表風吹葉浪，後者則象徵海洋長波，十足感性。又，2005年愛努知名樂人Oki受邀至臺北縣參加亞細亞部落民謠節，深受歡迎(黃旭昇 2005)。其他相關交流活動尚有不少，均屬第四世界成員的交心行動。

四、「先住民期」的四年：2008-2012

2007年就 and 1993年一樣，對原住民具有劃時代意義，後者為聯

合國世界原住民國際年，前者則聯合國頒布了原住民權利宣言。90年代該次的愛努族人回應，已如上文所述。經過14年，聯合國於20年代末期的另次大動作，再度燃起不少族人的希望。剛好2008年7月8至9日，八大工業國(G8)擬於北海道著名風景區洞爺湖(Lake Toya)之洞爺湖溫莎(Toya Windsor)酒店召開會議，而該區亦屬傳統愛努分布地，因此，提醒了部分積極性較高族人的敏銳神經。他們在幾位長期支持愛努社會運動的日本和人大學教授與西方國籍學者協助下，於2007年12月6日舉行了翌年即將舉辦「2008愛努領地先住民高峰會」(2008 Indigenous Peoples Summit in Ainu *Mosir*〔按：mosir即愛努語領地/territory之意〕)的籌備委員會議。籌委會決議屆時邀集多位國際原住民代表與會演講，同時舉行包括環境、權利恢復、教育與女性等課題的分組研討會。最後則準備提出一宣言轉給G8會議各國首腦，要求其實踐2007年的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先住民族サミット」アイヌモシリ2008事務局編 2008a)。

會議籌辦大致順利，就在G8會議的前一星期，也就是7月1日，高峰會假平取町公民會館正式開幕(圖8、9)。參與者眾，活動過程堪稱熱烈，主要代表分別來自臺灣(阿美族)、菲律賓賓(Igorot族)、關島(Chamoru族)、夏威夷、紐西蘭(毛利族)、澳洲(Yorta Yorta族)、瑞典(Saami族)、瓜地馬拉(Maya Kachikel族)、尼加拉瓜(Miskito族)、墨西哥(Nauha族)、美國(Cherokee、Comanche、Pueblo與Sioux等族)、加拿大(Mohawk和Statimc二族)以及地主日本(愛努族)，計34人(圖10)。這些貴賓在會議幾天裡，不只一次輪流上臺講演，有的則安排於次日移至二風谷舉行的分組討論發言。不論是開幕大廳的多次主題演講，還是包括環境、權利、與教育等課題在內的分組報告，其內容仍不脫前面所舉之挫敗、歧視、與控訴的實質範圍。換句話說，整體高峰會議活動正是第四世界成員身體言說行動的典型，從歷史的角度觀之，自1970年代開始有宣稱世界或國際的原住民會議開辦以來(謝世忠 1990)，數十年來均維持類同的形質模式。

會議全程各國各族原住民多以傳統服飾的全部或部分要素代表自己，有的並配以儀式動作或歌舞語言強化之。服飾、儀式、歌舞、語言

等要素的合體，代表著一種不可言喻的原住民或第四世界特性，它也藉此傳達各個獨立原住族群間相互支持的力量。愛努在第四世界場域內，得以展現該等文化要項，一方面確定自己並不孤單，另一方面則更形激發參與者對挫敗與歧視的控訴性回應。高峰會議網頁上宣示「今天，全世界共有3億7000萬原住民，它們全部與大地緊緊相連」（不著撰人 2008）。網頁文字繼續陳述，「在高峰會上，愛努族人將控訴環境問題及其對傳統生活方式的種種威脅，同時也會喚起對原住民權利的感知」。言說之中，在在顯現愛努身為世界原住民一員的自我認知。

接續著2007年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2008年的原住民高峰會議閉幕時，則擬妥「2008愛努領地先住民高峰會二風谷宣言」(Nibutani Declaration of the 2008 Indigenous Peoples Summit in Ainu Mosir)。宣言中除了延續第四世界傳統的挫敗、歧視、控訴之論述外，最重要的是呼籲G8應確實遵守2007年聯合國的宣言，還給原住民諸多失去的權利。就在原住民高峰會開議前大約一個月，日本國會通過愛努為該國先住民族的議案。決議文承認「我國在近代化過程中，多數的愛努人受到法律的不平等待遇、差別待遇，造成貧窮的歷史事實」。高峰會藉勢於閉幕之日，也同時向日本政府提繳一請願書，要求在合法先住民族身分之下，愛努族應立即享有各項權利，並主張日本政府必須全盤接受自己在決議文提到將依據聯合國2007年宣言內容行事的承諾（「先住民族サミット」アイヌモシリ2008事務局編 2008b）。

此次涵蓋平取町、二風谷以及最後移往札幌進行莊重之先祖供養儀式原住民高峰會議（圖11），與洞爺湖的世界八大工業國會議(G8)幾乎同時舉行。因此，G8的會議課題勢必成了高峰會討論的重點。G8代表工業國，工業發展免不了自然環境的改變或破壞。而原住民一般所自我界定的傳統生活世界，恰好就是工業國家政府企業，長久覬覦剝削的自然環境，所以環境議題即成了主攻要角。不過，雖然如此，部分高峰會實際進行的會議討論主題如教育與文化等等，實均已超越環境課題，從而回歸至幾十年來第四世界遭逢挫敗與歧視的標準控訴項目。總而言之，2008年高峰會因晚於日本國會的決議時間，所以，它可算是愛努族獲取先住民族法制地位之後，首次該族與第四世界擴大接觸的行動。

敏銳的觀察家當可發現，此次高峰會似乎刻意避開北海道同胞 /

兄弟協會的參與，籌委會並無協會代表，而該會理事長和副理事長，也僅是高峰會舉辦時禮貌性的邀約對象。不過，高峰會成員與同胞／兄弟協會間的關係，並非本文討論的重點。我們想強調的是，如前節所述之協會一貫的第四世界接觸努力，與本次高峰會由愛努族非協會要角一方主導第四世界在北海道的實質行動，均顯示族人極其渴望與國際原住民廣結善緣。它應可視為當前所有愛努族人的最大共識。

2008年夏天接續出現先住民國內地位獲得承認（圖12），以及先住民國際高峰會的成功舉辦，這些年來，該等二個管道分別有所發展。為使日本首度承認國內存在先住民族一事，在未來能獲得法律社會等方面的具體落實，政府組織一由八人構成的懇談，進行商議。政府的對話對象仍是同胞／兄弟協會，該會理事長正是八人中的唯一愛努族人代表。2010年之時，協會改回1961年以前的愛努協會舊稱，日文英文會名終於合一，具象表現出族人努力突破在日本國內自我迴避族稱歧視的歷史心防（不過，不幸的是，仍有副理事長因反對復名而與協會中央進行激烈抗議，最終被逐出會籍，甚至官司纏身）。協會似乎順理成章地代表新被認可的愛努先住民族專責與政府對話，惟幾年下來，不少族人在正式非正式場合，抱怨懇談小組進展緩慢，始終未見實際成果。另一方面，原高峰會籌辦團隊則遂行其在「2008愛努領地先住民高峰會二風谷宣言」中所提倡者，果真成立了一原住民交流網絡，取名「愛努世界先住民網絡」(World Indigenous Peoples Network Ainu)，並於2010年2月首號與二號同期出版WIN-AINU半年刊，2011年3月續出三號與四號合期。（圖13）作為機關報的期刊，幾乎全日文內容，主要應是以日本政府為對話對象，篇章中除了敘述族人爭取權益的過程之外，亦介紹國際原住民概況及其與愛努的互動往來。八人懇談小組為官方的對談單位，而WIN-AINU則屬民間的倡議團體，兩者均極為關心先住民身分獲取之後的實質效應。

依愛努族人接觸往來對象的規模與形式觀之，或可分成大第四世界(Great Fourth World)與小第四世界(Mini Fourth World)。前者係以世界、全球或國際為名，多國原住民代表齊聚一堂，舉辦大會。2008年7月北海道平取町、二風谷及札幌舉辦的「世界先住民高峰會議」是為典例。至於小第四世界，事實上就和前述「前先住民期」的軟性文

化接觸一般，或稱民間小群體或甚至個人間的交流。先住民地位確立之後，愛努族與臺灣原住民的往來依舊頻繁。2009年11月在國立臺東大學協助下，有十位愛努族人至臺東下賓朗卑南族部落參觀，12月之時，愛努人相對邀請卑南族人至北海道參訪，立下雙方接觸基礎。到了2010年，白糠町愛努族人與下賓朗卑南族聯合舉辦「臺灣卑南族下賓朗·日本愛努族聯合影像展」，先是2月下旬接續於北海道廳舊本廳舍和白糠町展出，自3月6日起則轉至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展覽二周（鄭錦晴 2010；不著撰人 2010a、2010b & 2010c；季亞夫與島秀 2010；臺東縣政府 2010）。另外，近來有竄紅的愛努族兩人組姊妹表演團體，也獲邀至芬蘭參與國際原住民的藝術節慶活動。總之，類此小型或迷你第四世界的互動交流，是為愛努族人普遍喜愛與期盼的對外關係形式，而它亦是廣泛第四世界成員國際交友的典型方式。

五、討論與結論：虛實之間的第四世界參與

愛努人從維持近百年(1899-1997)的「舊土人」(Aboriginal People)身分，歷經新法的11年(1997-2008)實施之後，終而擁有「先住民」(Indigenous People)地位（2008年6月6日通過立法）。在對外關係方面，規模最大，歷史最久的族人代表團體北海道同胞／兄弟協會於「前先住民期」階段，即以英文的Ainu Association名稱，從未間斷地設法攀搭聯合國，使得日本境內存有愛努一事，不會被人忘卻。再者，一般民間的國際交往，也有相當紀錄，其中臺灣原住民是為主要的聯絡對象。2008年除了先住民地位確立之外，愛努族人也在北海道原鄉領地(Ainu Mosir / Territory)舉辦了先住民高峰會，之後更組成世界先住民網絡組織，儼然取得了國際原住民的領袖位階。此時，民間往來繼續，臺灣還是主角，另又陸續加入包括芬蘭、美國（例如，2010年於靜內町舉行愛努族歷史英雄Shakshain〔按：即1669年戰爭的愛努族首領，原本取得優勢，後被日方使計毒殺，戰情才急轉直下〕紀念儀式時〔圖14〕，即邀請阿拉斯加原住民團體參與表演〔圖15〕）在內之其他國家地區的對象。縱使目前日本國內的愛努先住民地位落實事宜，並未有太具體的進展，但，在國際觸角方面，似乎大

為躍升，開展出愛努族的一片希望新世界。

第四世界或許是原住民的希望，但，第四世界人類學的分析意見，卻不令人樂觀。筆者多年前曾撰〈「第四世界」的建構：原住民世界的契機與危機〉一文(1990)，說到第四世界串聯了各地原住民族，齊聚一堂時，激動論說，力道十足。但，散會之後，各自回到所屬國家，有的繼續孤單無力，有的則下場更慘，受到政府百般刁難。聚在一起時，大家控訴，第四世界有如實體，深具力量，而分手之後，第四世界卻變虛空，原住民們又回到挫敗與歧視的原點。唯有等到時日極不穩定的下一次團聚，才可能又獲大型控訴的機會。如此，一次又一次，一年過一年，對於原住民脫困去貧或者重擁權利的期望，似乎幫助甚微。如今，愛努族人是否重蹈覆轍？

依筆者之見，挫敗(*inferiority*)、歧視(*discrimination*)、控訴(*accusation*)正是國際原住民全球社群(*global community*)也就是第四世界的共同語言。第四世界為何能夠在第一時間內，就可使來自各國的原住民互以「兄弟」之名熱情擁抱？他們分屬不同民族，不同祖先，不同語言，不同國家，不同宗教，為什麼可於秒瞬間惺惺相惜？正是大家共同承載此一語言內涵價值所致！挫敗反映出文化或歷史的失落，歧視說明了社會或經濟的不公，控訴則寄望於政治或權利的揚升。過去半個世紀的第四世界紀錄顯示，凡是國際原住民的場合，必見此三大共同語言的持續出現。原住民們因共享它們而聚，而各個第四世界的場子，則又擔負著強化此些共同語言的任務。愛努族人的對外關係，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體，不論在「前先住民期」，抑或進入「先住民期」，在在充滿著挫敗、歧視、控訴的言行舉止，永不休止。他們從無間斷地敲打也深具類此特質或對它賦以關懷的聯合國與非聯合國原住民團體之門，試圖提醒對方自己的所在。

第四世界的價值(*shared values of the Fourth World*)從挫敗、歧視、控訴的身體表意或展演(*body expression or performances*)建構而出，繼而形成一似乎不會停腳的永續言說。它們強調未有挫敗前的美好（如固有生態環境美好）、未有歧視前的平等（如傳統社會愛好和平）、以及未有控訴前的希望（如過去日子從無剝削）。總體來說，那是一種「完美過往」(*good old days*)的論述，原住民們想像祖先時代

airiti

的種種，歷史文化因此優美智慧，社會經濟也平和正常。愛努族人從不吝於表達自我認知的第四世界價值，所以，在國際全球原住民社群中，他們結識了不少友人，其中居於近鄰的臺灣尤多。在筆者的田野印象裡，部份愛努族人因友誼跨國而心情愉悅，充滿希望。

不過，在國族—國家仍然當道的今日，訴諸於第四世界的作法，似仍少有成功之例。換句話說，如筆者前面所提者，參與第四世界場合，可能出現某種豪氣，但，返回國家，面臨仍是老難題，同時根本無人會認真請教你甫獲得的第四世界經驗。甚至在日本國內，冷漠氣氛仍濃，愛努有無具備先住民身分，對大多日本人而言，似乎無關緊要。凡此，豪氣可能立即轉為洩氣，回首第四世界仿如夢幻。一般認為，日本政府在承認愛努先住民的幾年來，幾乎不動聲色，全無作為。這是當代國族—國家應付內部第四世界成員的典型作法。八大工業國沒有理會先住民高峰會二風谷宣言，同樣不令人詫異，因這些國家過去數十年已看多類似的軟弱衝撞，毫無感覺。聯合國的1993世界原住民國際年與2007原住民權利宣言均是形式，但，愛努族人一直當真，才會長時間不放棄與聯合國接觸。此外，挫敗、歧視、控訴的第四世界共同語言，不斷再現於愛努生活言說實踐中，它全然拉近了跨域越海的國際原民情誼關係。愛努族人的第四世界接觸仍在進行，而且主戰場有漸往北海道發展的趨勢（例如，舉辦世界先住民大會與建置全球原住民網絡組織等），但，第四世界的內容虛空景況，愛努族人仍未深刻感知，未來該族危機突現的可能性因此大增。

依筆者之見，愛努族人缺乏自我評估相關行動成效與否的機制，以至可能做半天沒效果尚不自知。那麼，日本政府承認先住民族一事，是否也徒具形式？筆者以為，縱使多年過了，仍是白卷，可能還需再觀察些許時日，才有答案（不過，從另角度觀之，國會於6月6日通過承認愛努先住民族地位，而7月1日開幕的高峰會，卻未見任一政府官員參加，此一現象頗耐人尋味。更且鋒會後遞交政府的陳議書，亦從未獲得回應。凡此，都易引人往特定方向尋覓答案）。日本人長期以來習慣性地認知「後愛努期」（即愛努人業已同化消失）的歷史發展，所以，現在國家境內突然新出現一群先住民族，一般人可能深感困惑。反之，愛努族強調「前和人期」（即和人尚未遷移至北

海道之時)的歷史文化,因此,就不斷批判松前蕃與明治政府,尤其是後者的殖民占領。兩邊顯然難有交集。不過,似乎有愛努族人等不及了,2012年元月21日一群族人於北海道首府札幌附近城鎮江別市宣布成立愛努民族黨。他們就是高峰會與WIN-AINU的同一班底,明顯受到第四世界參與經驗的鼓勵。然而,筆者認為,政黨當然有可能提高族群能量,惟在族人尚未有普同共識之際(如愛努協會與先住民高峰/WIN-AINU/民族黨等兩大力量團體間的鮮少交集,即是一顯見於外的未具共識之例),加上第四世界虛實難辨的空閣蜃樓關係,亦很可能跑出令人極感失望的回馬槍反效果。總之,自第四世界人類學角度觀之,愛努族可能正面臨大起大落的威脅,不可不慎。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不著撰人。1998。〈AINU YAMI 族舞出柔美頭髮舞〉,《蘭嶼雙週刊》4月12日。
- 謝世忠。1987。《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臺北:自立。
- 。1989。〈原住民運動生成與發展理論的建立:以北美與臺灣為例的初步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六十四期,頁139-177。
- 。1990。〈「第四世界」的建構:原住民世界的契機與危機〉,收錄於《人類學研究:慶祝芮逸夫教授九秩華誕論文集》,謝世忠與孫寶鋼合編,頁177-215。臺北:南天。

二、日文書目

- 不著撰人。2010a。〈交流写真40点で紹介〉,《北海道新聞》2月18日。
- 。2010b。〈卑南族下賓朗與日本愛努族聯合影像展史前館開場〉。
<http://bluezz.tw/c.php?id=8242>。(2010年10月5日上線)
- 。2010c。〈99年3月7日:卑南族與日本愛努聯合影像展開場〉。
<http://blog.udn.com/justin481106/3837440>。(2010年10月5日上線)

山岸利男與山本修三編。1993(1991)。《アイヌ民族に関する人権啓發写真パネル展》。札幌：「アイヌ民族に関する人権啓發写真パネル展」実行委員会。

竹内涉編著。2004。《野村義一と北海道ウタリ協会》。東京：草風館。

「先住民族サミット」アイヌモシリ2008事務局編。2008a。《「先住民族サミット」アイヌモシリ2008/2008 Indigenous Peoples Summit in Ainu Mosir》。札幌：「先住民族サミット」アイヌモシリ2008事務局。

——。2008b。《「先住民族サミット」アイヌモシリ2008/2008 Indigenous Peoples Summit in Ainu Mosir 報告集》。札幌：「先住民族サミット」アイヌモシリ2008事務局。

社団法人北海道ウタリ協会編。2001。《 際会議資料集：1987年~2000年》。札幌：社団法人北海道ウタリ協会。

村井紀。2007。〈上西晴治の文學彌補記憶中の空白點〉，《北海道新聞》12月12日。

神元敦司與稻垣直人。2008。〈尊嚴回復高度期待〉，《朝日新聞》6月7日。

財團法人愛努文化振興研究推進機構編。2008。《愛努民族：歴史至現在》。札幌：財團法人愛努文化振興研究推進機構。

財團法人愛努民族博物館編。2008。《愛努の歴史與文化》。白老：財團法人愛努民族博物館。

謝世忠著，森若裕子譯。2009。〈互いを思い、互いを知る—臺灣原住民とアイヌ民族の「第四世界」での出会い〉，《交流》825：39-41。

三、英文書目

Asch, Michael I. 1987(1982). "Dene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Study of Hunter-Gatherers in the Modern World," in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Band Societies*, edited by Eleanor Leacock & Richard Lee, pp: 347-37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eung, Sidney C.H. 2004. "Japanese Anthropology and Depictions of the Ainu," in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Shinji Yamashita, Joseph Bosco, & J.S. Eades, pp. 136-151.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Conklin, Beth A. 2002. "Shamans versus Pirates in the Amazonian Treasure Chest,"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4(4): 1050-1061.

Dombrowski, Kirk. 2002. "The Praxis of Indigenism and Alaska Native Timber Politic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4(4): 1062-1073.

Dyck, Noel. 1985. "Aboriginal People and Nation-Stat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ytical Issues," i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Nation-State: Fourth World Politics in Canada, Australia, and Norway*, edited by Noel Dyck, pp. 1-26. Newfoundland: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 1993. "'Telling it like it is': Some Dilemmas of Fourth World Ethnography and Advocacy," in *Anthropology, Public Policy and Native Peoples in Canada*, edited by Noel Dyck and James B. Waldra, pp. 192-212. Montreal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Feit, Harvey A. 1987(1982). "The Future of Hunters with Nation-States: Anthropology and the James Bay Cree," in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Band Societies*, edited by Eleanor Leacock & Richard Lee, pp. 373-4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iedman, Jonathan. 2002.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The Anthropology of Globalization: A Reader*, edited by Jonathan Xavier Inda and Renato Rosaldo, pp. 233-246.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Gewertz, Deborah B & Frederick K. Errington. 1991. *Twisted Histories, Altered Contexts: Representing the Chambri in a World Sys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rdon, Robert J. 1992. *The Bushman Myth: the Making of a Nambian Underclas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Hodgson, Dorothy L. 2002a. "Introducti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Indigenous Rights Movement in Africa and the America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4(4): 1037-1049.

———. 2002b. "Precarious Allianc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and Structural Predicaments of the Indigenous Rights Movement in Tanzani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4(4): 1086-1097.

Lee, Richard and Susan Hurlich. 1987(1982). "From Foragers to Fighters: South Africa's Militarization of the Namibian San," in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Band Societies*, edited by Eleanor Leacock & Richard Lee, pp. 327-3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hnuki-Tierney, Emiko. 1998. "A Conceptual Model for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Others,” in *Making Majorities: Constituting the Nation in Japan, Korea, China, Malaysia, Fiji, Turkey,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Dru C. Gladney, pp. 31-5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oyer, Lin. 1990. “Being Sapwuahfik: Cultural and Ethnic Identity in a Micronesian Society,” in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Pacific*, edited by Jocelyn Linnekin and Lin Poyer, pp: 237-257.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rice, Sally. 1989. *Primitive Art in Civilized Pla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Schorow, Stephanie. 2001. “Japan’s Ainu Seek Help to Preserve Their Native Culture,” *Cultural Survival* 25(2): 72-73.

Scott, Colin H. 1993. “Custom, Trad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boriginal Self-Government in Canada,” in *Anthropology, Public Policy and Native Peoples in Canada*, edited by Noel Dyck and James B. Waldram, pp. 311-333. Montreal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Siddle, Richard. 1996. *Race, Resistance and the Ainu of Japan*. London: Routledge.

Sylvain, René. 2002. “Land, Water, and Truth: San Identity and Global Indigenism,”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4(4): 1074-1085.

Walker, Anthony R. 1995. “From the Mountains and the Interiors: A Quarter of a Century of Research among Fourth World Peoples in Southeast Asi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Northern Thailand and Peninsular Malay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6(2): 326-365.

四、網路資料

臺東縣政府。2010。〈卑南族下賓朗·日本愛努族聯合影像展 7日史前館登場〉。http://www.taitung.gov.tw/PDA/News?DealData.aspx?SN=18825&ComeFrom=CN。

季亞夫與島秀。2010。〈北海道代表訪臺盼雙方交流〉。臺灣原住民資訊資源網：重要新聞。http://www.tipp.org.tw/formosan/news/news_print.jspx?id=20100117000023。（2010年10月5日上線）

黃旭昇。2005。〈部落民謠節 臺北縣廣場歡渡耶誕夜〉。http://www.epochtimes.com/b5/5/12/24/n1165561.htm。（2010年10月5日上線）

鄭錦晴。2010。〈卑南族愛努族聯合影像展〉。http://www.cdns.com.tw/20100308/news/dfzh/7500100020100303004.htm。（2010年10月5日上線）



頁頂圖1：愛努民族東北亞傳統分布範圍地圖

右圖2：祭拜儲藏於北海道大學先人遺骨的年度紀念儀式。（森若裕子攝，2007/08/03）

左上圖3：北海道阿寒愛努觀光部落並非該族自然社區。（謝世忠攝，2009/09/17）

左下圖4：北海道同胞／兄弟協會抗議政府不承認愛努先住民的活動。（森若裕子攝，2007年）



左上圖5：萱野茂國會議員家族擁有的二風谷愛努文化資料館。（謝世忠攝，2008/11/23）

左中圖6：二風谷現狀一隅。（謝世忠攝，2008/11/23）

右上圖7：白老愛努民族博物館展櫃內的臺日原住民交流書報資料。（謝世忠攝，2007/07/15）

左下圖8：2008愛努領地先住民高峰會會場入口。（謝世忠攝於北海道平取町公民會館，2008/07/01）



左上圖9：2008愛努領地先住民高峰會議場景之一。（森若裕子攝，2008/07/03）

左中圖10：參加2008愛努領地先住民高峰會議的各國原住民代表接受記者提問。（謝世忠攝，2008/07/04）



左下圖11：2008愛努領地先住民高峰會接近尾聲之時刻，陸續有族人進行祖先供養儀式。（謝世忠攝，2008/07/04）

右圖12：展示於2008愛努領地先住民高峰會議會場的祝賀標語。（謝世忠攝，2008/07/03）

「挫敗」、「歧視」與「控訴」的永續言說：
北海道愛努族人的第四世界參與

airiti



左下圖13：Win-Ainu 第三、四期合刊封面。
（謝世忠攝，2012/03/19）

左上圖14：愛努民族英雄Shakushan年度
紀念祭典。（謝世忠攝於北海道靜內町公
園，2010/09/23）

右上圖15：前來參加愛努民族英雄
Shakushan紀念祭典的阿拉斯加原住民表
演團體。（謝世忠攝於北海道靜內町公
園，2010/09/23）